

渭南文集卷第一

福陽陳氏藏書

山陰陸

游務觀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年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萬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中賀恭惟大任繼愈署簽



受命溥將

宋集珍本叢刊

第九十四册

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睟表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九十四冊

任繼愈署簽



綫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蘇氏知學堂
PDG

第九十四冊目錄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續) 佚名編 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宋刻本 魏齊賢、葉萊 七一五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七十八

上宰相書

上中書相公書

田諫議

四月二十三日鄉貢進士田錫謹以長書一通獻于相公黃閣之下惶恐震駭不知所裁幸相公容而察之使獲盡其愚衷則可以免僭逾之誅而家容之惠也夫以賤士貴遭逢實難以言感人聽信亦寡貴賤之際若天壤之相懸言感之聞非聰明而弗信今相公以故貴之重居廊廟之尊功業輝光仁義流布事無微而不燭理無深而不知故在位庶寮與仕進之輩孰不愛陶鑄之大惠靡不希顧瞻之餘輝錫是以載徵敷之辭上謁鈞台之隆幸臣王執事聖猶詢及錫堯周公曰聖人亦下禮賓賤節吉問服賤之帶齊相念涉濫之寒路左長謫而受子動容門下獻書而姓宗弗罪斯相公勲聞之事儒生所叙之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

卷七十八

宋集珍本叢刊

誠固不假形於書簡而後知亦不勞伸於此喻而方見然相公以爲社稷之重佐堯舜之事幾入造膝於一人出勞神於百機所務者國家大事所患者社稷宏謨動唯方務之繁靜悅寸陰之暇而自全之士片藝自沽求謁見於黃扉進于祈於重顧求名者不爲爲者不第在位者不越爲異行若若是者當與英賢共門而義舉並取容於左右無忘才大略以押於末職無英氣異行以動於禮容所以相君之門非深嚴也由所謁之人非艾特也宜其情弗上通而言弗下應焉相君之聽非必略也由所吐之言無利害也宜其進未速見而退未能已也夫以古人知崇重之難按非苛儉之責伸故有冠冠長劍以飾容長揖抗禮以自異錫常研歎於此而所賴於彼俗學自得始終可圖以爲凡欲一謁公母之門一達生平之志胡不親往古所行之事乎今未兆之機焉敢曲徇異辭聊欲直叙往事冀宣志在勳勞而淳子之薦客非賢闔闔處志在仇讎而伍員之所烹未當

非言未當也其言非闔闔之志也非客不肖其人非齊宣之意也故微福者先意而爲事事無不合希寵者見幾以設謀示無不諧觀大功之言則曰幾者事之微也詳春秋之旨則曰需者事之賊焉進與退必以時而謀與斷交相養也今相公知小人在此一書也罪小人亦此一書也雖知言出而罪入一言而合苟容與衆人碌碌焉苟方一志意相投寵遇下及則安可違利趣善而貽識者之譏也幸相公英明而察焉望相公仁恕而容焉錫以羈旅之人懷叢勝之藝去國三千里言海二十載貧賤賤賤肩迂腐聞鍾不言而曉言之且數年險在躬三十有九昔在子蜀同占村場者今皆列升陞外清貫出奉帝室之命入居臺省之職而小人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因爲旅人辱在旋步當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當國仁猶及於草木不信尚乎於路魚安可負六天之軀懷丈夫之志而終日屑屑不能自奮非知已之罪實自貶之取也寒賤幽憂之苦不足爲相公言之希天遭逢之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

卷七十八

宋集珍本叢刊

幸才敢於相公伸之言之則冀顯明申之則干犯英貴然又何可以特達英果之選潛進趨變化之機孟子云位卑而高者罪也今無寸祿之位而吐借高之言鄙生五鼎之真由光伏劍之節首獨古人也今幸而爲相公言之錫生平所著文約百軸擇其自善者得二十編雖繕寫獻投爲舉人事業固不可用爲實名之貨亦不足爲布賞之資其實邀相公之知而相公之盛者在此一書尔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相公在西掖爲侍從之臣且夕論思而謂蜀可滅也相公在翰林討賊密盜親筆而致吳越王來歸闕下以是知擒吳弭蜀平賊而來四夷豈非相公贊成帝謀而密用良畫哉所以先帝取天下平海內二十年間強不敢權弱不敢加小信泰來之運鍾於聖朝外平之時歸於今上也今主明而相賢本豐而基固天下安危之柄授之於主上而持之於相公夫盛事難兼而良時不執且老農有三載之儲猶悅然而自裕良賈獲千金之利尚

怡然而自多矧相公遇太平天子而佐之獲太平之民而理之豈不以功名輝赫而自矜乎豈不以志意縱橫而自多乎且自古亂世多而理世少君子寡而小人衆以姚崇之賢而值玄宗晚年稍溺情於逸樂以裴度之量而遇憲宗之際未致太平今天子春秋鼎盛好文而稽古天下底定內寧而外安此相公可意之利也生民受賜之時也夫制禮於未亂基邦於未形則君子之智先見之常道也書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蓋制勝於未形未兆之前也古人云天下有道則守在四夷方今邊鄙無虞戎夷服契丹遣其愛子入朝貢奉是相公值擇邊事俾務大略無使邀功而構怨之秋也邀功則事生事生則怨生是邀功之人不能布天子之大信於外夷也相公能不介意乎小人狂愚一至於此春秋不亡乎釐不卹其繆而周官是憂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武武成楊脩之智而殺之千載之後人皆非之韓信納左車之說百戰之勝人皆美之湯曰天下遇夫一能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三 宋集珍本叢刊

勝余雍閭一善沛然而悅苟言利國家則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自戒相公憐而察之則以為小人方謀仕進苟非設詞則無以警駭聽聞也若相公鄙而決之則適足激無辜大衆也相公若以片文知於小人則錫有鄙聞陋見願見采於輿人也若以若以一言知於下走則錫有鄙聞陋見願見采於輿人也若以憐亡國之餘卹官蒞之困而賜釣鉅於匹夫則羈縻之人自茲而振矣昔唐時名輩在科場間亦以設詞取譽如尹樞自放狀元王璘衣縷之類又若劉禹錫柳宗元之為人皆以大儒之業當壯年獲志于科第自謂跬步萬里坐邀大位而言無畏已遂務周儻迨外郎署席未遑暖而衆毀之熾或出刺短微而流離不復或終老散地而詩酒自寬壯國祚俾晚年方悟非常時弗用也由銑氣憤物也仕進之件苟能鑒往失而慎將來則安可不為良相之用乎交司不受反相之知乎揣小人藝能固古往賢題懸也然遽以錫葬之見驟希廟堂之知死罪死罪相公若

以為適時之機自伸之術慕主冷然求知望相公自放狀元斯亦觀見相公稍審敏愔而冰察焉錫悼恐無自拜

上宰相書

同前

八月十五日將仕郎守左拾遺直史館監鹽院賜緋魚袋由錫謹齊沐奉 月獻相公黃閣之下錫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謐方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暉暉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當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功未昭至聰或有材未聞未聞相公欲聞謏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虛露之益乎僅容下僣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亦相公之明也錫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冕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者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錫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異與編脩景而聖主之恩命作諫道之吏仍兼史職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四 宋集珍本叢刊

盡契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諸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須俟相公台旨又取閣使指津往復審議然後呈進蓋有司秉奉之職理合宜然况臣子重防之心禮亦可以逆後臣隨聖駕留駐漳州洎捷奏之受來與詔映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十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又取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聖恩然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諸閣而如此委曲不便伸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躬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錫繞列同行未諸時事若是近朝肺腑洩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聲草則之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嚴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本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密周知白散之儀紀綱斯在錫受相公鈞鑒

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
捐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
取狀似煩聖聽有難處嚴今來諸閣上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
相府去留見系鈞衡也錫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
曰至公裁事酌中為大辨豈相公佐先帝取兵越事今上平洋
分識度動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紙
默不言實幸陶鑄若披仲不密亦擬機嫌易不于君不密則
失臣蓋謂下言上洩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
鉗口焉錫今進雖去書而退必焚幸相公到台之監想小人
忠諫之誠惶恐傍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留念也錫頓
首再拜

謝石大尉書

終南先生

大尉執事遠辱示書開合動至戰兢自意過飾隨愚衡茅之中
伏讀移步觀才賢進退之迹愚智得失之幾已盡於是使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雄章之跡超然有振進雲霓之心矣然而自古品穴之士皆
觀聖賢之才夫將使輔真主濟明時也必先委置於山澤箕
之閒俾懷保以勤其志耳如傳品之有靡礎溪之釣釣卒能康
濟兆民興復王業如放性無車軌遂寡通耕食溪山苟逃飢
餓才猷道業一無所長加以疾病滋肱養成疎懶必不能奔走
仕路輝光王猷式玷所知有累公舉太尉推賢樂善有士成人
獨禮建茅問難今古忠主憂國精誠可範勞謙引類諸公罕儔
夙仰聲華公見誠實伏惟順保福履以寧邦家放再拜

上相府萬言書

范文正公

天聖五年月日上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
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閣下某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
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
禮有誅先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
生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當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

道今凡提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
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及上書
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
太平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
之朝豈項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獨見之說而成大義者
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於儒者之學非道不談其敢企仰萬一
因擬議以言之皆公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自辟之直字方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
富壽貴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諒以萬靈為心以萬
物為歸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
書見周漢之興賢養士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之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年則當
時之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之衰也亦周漢焉
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之於至于太平聖聖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極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
人設教養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
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
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以費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
姓困窮矣朝廷無事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仗可畏兵
以費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
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俯伏可
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
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亦其道與國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
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
其意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
亦今相府致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
人息肩而不政有為守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禮作樂

以防微特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從故維特
以嚴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
豈取維持之功而志磐固之隨故其切謂相研報國致君之功正
在乎固本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我狄杜奸雄明國聽也固本
者在乎奉縣公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
去冗備庫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奉教教育使代不乏
材也備我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奸雄者
在乎朝廷充過生靈死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任直
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
何哉其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
之計則志在包宜動皆循已少壯者卑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
幸以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
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饑寒不恤遊墮不禁播賴不增孝弟不
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與不亦難乎其選宋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執其弊之
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因窮其天下又朝廷以
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
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輩張之際不失
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管外不過千數
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
考者可成賞日替以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貲俸除錄事
參軍則縣令中皆適常流之流可共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
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
最可尚論薦頌多俟到銓衡別議時當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
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
關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令入
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華官於
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且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

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無從人便若此後諸
處縣令特有諱忌可任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
者可以成俗其僅倖者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將政
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鑒焉本而思之
不以聽錫善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其又觀今之郡長
鮮有良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於富貴之技
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微訟稍簡為政成
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而資為知幾
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薦縱有從之
奸刻寵風俗之奢情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
振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害於民則宋色
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舊習
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其退宋代之書
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為難者宜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乎故知縣
兩任外同判同判兩任外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
邀其清譽居上之後主滿主之愆于素時止能偷安而未至覆
練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至此乃朝廷時止能偷安而未至覆
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同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
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查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
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職致罪者數人皆
賈孟之夫又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
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恐可礙非敢
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年一巡
皇上親命於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
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與利除
害黜陟幽明討餘四方宜同常務可命御史嚴劄百餘官止使
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礼仍豈日有途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弊

之官且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者皆省者貪
者虐者輒而無法者墮而無改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
得以聞未李巡狩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
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
同判之官非顯者効以有殊薦雖或又次止可加恩郡國之什
不當輒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如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
政其監解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方反可
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體固其本而
行之不以聽相善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其某前所謂官有
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誘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
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誘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
官之責嚴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
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
才然後復游散去冗惜以旱時之財者何故其謂生者既庶則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作為復眾宜既眾之為眾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德黃
壯矣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
也主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可哀以就吏商
貴貨以杜禁兵多冗而不急細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害不
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戢乎如之何農不困
乎其謂教昂之貴由其播執不增而取者眾也金銀之貴由
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眾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外則山
川之所出焉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其所敢知也今議更張
之制繁細非一其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其害世為性以清
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智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老子
弗論者非今理天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重行
可於不貴陳陳必詰其鄉黨有罪及父母在鮮人供養者
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游則民之
毋辭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德獨助孝弟之風也其京師寺觀

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遊
之要也其天下守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元
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
秦漢之下官軍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
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貴資儲然國家至仁自存活若
可謂重年三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重儲
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
統之卒皆本城從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士不當一而諸州常
軍兵少日旌招致穀帛之計其耗方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
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至至羸掩捕既
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有之廩資以禁軍訓練精銳盜如
取九千里之內抽散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怯懦疲無用之
卒可減數方庶使諸郡即於招致此去冗之女也又京畿三輔
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添全舊令長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稅
以百萬之衆則江淮饑饉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
去冗之一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
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歸華宜乎大變游惰申嚴制度使
珠玉服用教昂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發明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
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文者使去餘奢借皆如泥金之法
亦何患不恭乎又播執之家古皆習農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
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
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
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修
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
勤者以時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壽之彼不
我富不我壽者豈能軍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

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
陣戰之法條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皇之書禁
而廢李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
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
達天人嗣續中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雖聞鈞
無所用心驕奢而已又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孝之門搜
賢勇之器堪將村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
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其顯沛十得三四不亦盛乎至于
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卒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卒所得
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
武之方異日變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必邊知同
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壯軍庫此則實邊
郡之道也將村既有邊郡既實帥戰而不岫城圍而不下狄
且畏敢深入乎縱有變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
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此邊有雲翼招收之
軍更可增設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
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
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繩百代之恥無從中原見新
羅之馬亦予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懷我狄
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况朝廷之盛德乎其文謂朝廷無
過生靈先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奸雄五代尤之或窮
為及舞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
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
末杜其孽水或賊近捷捷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
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以其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威
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平致寇若

力小任重則撓撓亂法增朝廷之過勞奸雄之志易曰小人干
象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奸雄之謂乎今道路傳
聞或緇黃之流或術甚之輩結託親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
當官將此權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
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媸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不
工與父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於害民之弊故
為之而弗戒也其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患
遠慮憂之懷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謂神佛之資也國家所
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迷
靈豈非天意歟豈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
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異充狀之禍
宜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公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
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盡盈用不
可竭則曰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惟舟車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
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範五代之制或職
輕任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太官之世猶惡不均
豈乎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除
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臣以自進天下金穀浚于
群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康慶
傷聖年及過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
最朝受此職久求他官直去假途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
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責責言激朝端之俊傑收
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勲人賞延于世今則每大慶
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弟為京兩院於庶僚亦既優
矣而持再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豈足以甚先王名器私
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
遂傳於學之人雲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要有

釐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然哉
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祥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
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賸昧四方之事况百司
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威在童孺曾無教揚使守省之規
刺床而足公卿之嗣屢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
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相府能革其弊能更其極而
之類也斯弊以又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更其極而
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
豈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父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
易怒樓則易驚猛將謀且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高之奇
有極動饋運所難武備未堅伏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加之飢
饉生靈窮蹙斯雄奮壯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
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大祖皇帝亦嘗
有憂四方夢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怒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餘氏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劣役未替髮背此生
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
如山壓况躬擐甲胃備嘗艱難如聖訓如兩山對峙雄所
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又時當清明之易而不
慮今時之難乎又謂係直巨斥使人以進君於有道者何若
若人之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鮮用
焉故使人易進直巨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
藥必錯難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難而用故鮮功
焉蓋使人左矣直巨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
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
歲大水今之大疫四方聞之莫不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
然耳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
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警戒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
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惟相懼于心弗

鑒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夫則國家內治外安何待言哉
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謂則夏禹九疇之書巢
妖言耶豈欲奔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
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
必無過矣於保直巨斥使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
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於行事人焉使哉在日
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尚懼天
擇不幸親令云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恐也又何憂乎僅
相府思愛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
使天下為國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乎天下生
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切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
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直宗室帝室至仁如天蓋心于此
內則奉執法之吏外則剝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
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
斯民之冤憐先民之志豈元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
可壞其治也今五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之士人為相府惜
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
之意亦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爭之際為
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
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彼矯聖賢之知
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教為頌濯色盛德以順美於
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
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己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
不為身名之計明矣顧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
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
為來代之監今日之言顧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憂不
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監狂斐之人誅放准命以斷

新刊 國朝二百名賢文粹卷之二十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八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書

上宰相書二

投時相書

六一居士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窬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闊深肆大非愚宜近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難矣人以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弃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奔車川流漫於中流不知攸濟回視陸者顧瞻惶惶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宋集珍本叢刊

自隸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敗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幽於蓬蒿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符李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尼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虞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末繇欤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曰士大夫天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以力徒以常有志於事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著謹以片業雜又五軸贊閣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杜相公書

同前

脩望恐須首三兩日不審尊軀動止何以某被催赴任不得躬

造門下宜勝總總之誠保州叛卒心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方一事盡如城之謬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欺誤則一方之事系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也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寐內竊自度不報誠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高繁伏惟為國自重

代上呂相公求見書

同前

某聞古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夔稷契之徒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伊尹者周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後興也有方叔邵虎山用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宋集珍本叢刊

佐其君而卓然能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莫盛乎漢與唐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限況得身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英國執鞭扑猶為幸矣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條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得身出於斯時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雖有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閑處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謂

歎也矣然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
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
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仲者蓋
實出於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其不自不能
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請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
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耆龜而用是以自進者
蓋異方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
自恨者邪言在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兵充丞相書

司馬溫公

某啓某愚竊近儆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
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
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其自居洛以來仕官
之心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驢駘皓然
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之以今日特蒙寵觀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願惟相公
屬貴顯榮豐備已極某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
言庶幾仰瞻盛德之万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庸行登用人傑以
阻元化以基不敗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
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惴惴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弄實實務宗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期
誣盜才間閭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秋怨流離轉
死溝壑聚為盜日夜引領異朝廷之竟倍弊法之變更凡幾年
于茲矣相公聰明宜得不聞之耶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
儲僅支數月民間貴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倍斂日急河北
京東淮南遠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
不幸復有方二三千之旱蝗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
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死而恬然不以為意乎竊謂
當漢文之世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
王家坐以待旦胡連宅羽附口著終無為周家成太平之業
立八百之祚身為大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并降王
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三弟於方鎮以為三窟
及晉室危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為
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眾人之謂近
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
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乃一鼠竊不多逢蠶蠶有毒則竊恐廟堂之
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有之也乃至
投簪解纓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
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議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嚴責苗
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功是猶惡湯之
沸而益薪鼓橐欲過鄢郢而北轅疾駛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
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
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曷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
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計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
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准以親忠直納諫
言廣聽納去壅蔽為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
畢所隱矣以聖王睿明之資有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
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難去哉夫難與而易失者
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言官劾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
自滋寧之易失今不洽遂為痼疾雖所親親朱之佐將末如之
何必有懲膺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仕至首相展去行道正在
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
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其
切於邦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其惶悚再拜

上相府書

臨川先生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盡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顧其澤者為之焦然取而憂之誓與休戚亦皆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牧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草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治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薦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建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而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養焉以冀救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失人之明而外必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瀆先人之丘冢自託於堯庫以終大鼎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五 宋集珍本叢刊

村野輩保儒之道覽行草之仁憐士有好脩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善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亦宜仁者也竊冒感辱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丞相書

同前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為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輿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繫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推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登閣動止卷卷之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斷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心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叙感竊冀某見仁明有以容而察

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勳勳勳茂烈為天下所嚮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幹道為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晏相公書

韓南陽公

某鄙朴米於自守從士大夫游無多人至於公卿近臣見其面者蓋少矣而彼其知者又加少焉伏惟相公道德猷為朝之者碩儒雅風度士之儀表以某之愚且賤其於仰高而希遠蓋不可以尋尺步跬技也閣下乃親撫而納之肅其威嚴使其言之盡也簡其禮節使其辭之舒也而又登之研席挹之樽俎從容愉怡凡丞相之所以臨下更者一皆略焉至於聆論議之淵源窺文章之雄奧愜心論肌蒙益而不自知者又非言之所及已故某之留府下累旬而忘其歸既歸而其行遲遲也誠感閣下絕俗之過而樂以道之相与也系官中都不得常侍左右不勝區區瞻望之切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六 宋集珍本叢刊

上富丞相書

老泉先生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係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點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跼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无成身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路月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

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天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高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感何者天下固感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謀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子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憂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在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一變命焉且吾之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藩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賢者偪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闕達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爲事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此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才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則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去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及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同前

昭文伯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典謀失諸六貽而激諸其終而天下無實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平東周數百年而待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事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宰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可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宰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隱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金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則無擇焉不然金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上沙金皆不歸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實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起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益干官籍大目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猶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難去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主夫之間絮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意雅之往年吳中復在健爲一月而致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沙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從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化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

公顧其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燕樂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而復惟謙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亦

上韓丞相書

同前

洵年老無聊家室破壞紛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恐勝於今相可以養生還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資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弟剛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使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歸驛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好義使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此守選數年然後得歸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充於負狹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幸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庶官長拘轄自竟窮骨疎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屬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浸漬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簡者雖署活不得不予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

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趣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仕當不困累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李衡實亦有得而足序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告成則自有易以求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懸懸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旬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七十九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九